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344

口 12
門
論
卷

論語集說卷第四

永嘉蔡節編

述而第七凡三十八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集曰老彭商賢大夫那氏疏上蔡謝氏曰老彭之爲人無所考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比猶並之也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述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也故其所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

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晦菴朱氏龜山楊氏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孔子亦有作乎曰春秋天子之事前此未之有謂之作者以是然則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於是而筆削焉蓋亦述之而已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

集曰默不言也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學不厭所以成諸己誨不倦所以成諸人何有於我言是三事何者能有於我此皆聖人之謙辭也晦菴朱氏藍田呂氏曰何有於我是亦勉學之聖於此三者猶曰何有學者可不勉諸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集曰徙遷也德以修而日新學以講而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勉齋黃氏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明徙義則善日積

修身之大要也

況學者乎河南尹氏言以是為憂所以深勉學者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集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晦菴朱氏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燕居不爲容色故如是龜山楊氏此可見聖人中和之氣與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伊川程子又曰在鄉黨則恂恂在廟朝則便便至於燕居則申申夭夭不是聖人揀擇安排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中節者也天台陳氏句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切

集曰甚矣吾衰也言其衰之甚也復又也方其年壯氣盛而欲行周公之道也故夢寐見之及其年老氣衰而知不能行之也則不復有是夢矣聖人心乎濟世死而後已此亦託辭以歎吾道之終不行也本白石錢氏說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集曰志者心之所之也道者人所當行之理也據守也德則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心

者也依者不離之謂仁則心德之全也游則寓此心焉爾藝則禮樂射御書數之法

周禮註疏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

亦莫非至理之所在也志道則道在是而心之所之者亦在是也據德則德之在我者守之而不失也依仁則惟仁之依而造次顛沛之未始離也游藝則游心於藝而一動一息之莫不有養也

朱氏曰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乎道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苟能於志道據德依仁而不紊夫先後之序又時焉而游於藝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罅漏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本晦菴朱氏言語就自身上做工夫方見字字是實用今看道是甚麼事自家如何志之以至據德依仁游藝亦莫不然方始有得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聖人之於人無不

欲其入於善苟以禮而來學則是有求道之心聖人未嘗不教之也（晦菴朱氏）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切悱芳匪切啓口奚切復扶又切）

集曰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憤則不得於言發謂達其辭也物有意也悱則不得於心啓謂開其四理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不待其憤悱而啓發之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啓發之庶幾其聽之專而識（音志）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爾不以三隅反則是不能因言以推類苟遽復之則於彼亦無益矣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欲其自得之也（本伊川程子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集曰有喪者在側食豈能甘也（伊川程子）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晦菴朱氏）於此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上蔡謝氏）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舍上聲夫音扶馮扶冰切好去聲）

集曰用謂見用於時也行謂行其道也舍謂不爲時用也藏謂卷而懷之也三與字訓許（本岷隱戴氏說）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邢氏晦朱氏）聖賢之於行藏無意無必隨其所遇而已故其行非貪位也其藏非獨善也一有意必則是二者俱失其宜矣

用行舍藏唯顏子可與於此（上蔡謝氏河南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朱氏曰舍行藏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機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子路見夫子獨許顏子遂自負其勇故發爲子行三軍則誰與之問夫子謂犯難而輕死非君子所貴惟臨事而懼則有戒心故其動也必審好謀而成則有遠慮故其爲也必濟此則行軍之要也所以抑子路而啟之（本南軒張氏黃氏說）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集曰執鞭賤者之事晦菴朱氏好謂好義也富固人所欲也而有義存焉使其於義而可雖身爲賤役亦所不辭然於義有不可焉則姑從吾所好而已聖人斯言非謂富有時而可求也特借是以明其決不可求耳

本南軒張氏東坡蘇氏說

子之所愼齊戰疾齊側皆切

集曰愼者敬謹之至也齊之爲言齊也兩齊字

之之齊側皆切餘如字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齊之誠否鬼神之有無繫焉師衆之死生繫焉疾之愈否繫焉三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吾身之存亡繫焉

本晦菴朱氏說戰疾危殆此心須不在焉則失之矣

曾氏曰鬼神恍惚河南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樂五角切

節釋曰韶舜樂也三月言其久也舜之後爲陳自陳敬仲奔齊其後久專齊政至景

公時陳氏代齊之形已成矣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蓋憂感之深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斯者指齊而言也韶本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之國其殆傷今思古故發爲此嘆與或謂聖人之喜怒哀樂未而憂感之深乃至於三月忘味恐不應固滯如此然未有一說可以易此說姑闕之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爲並去聲

集曰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諾應辭也問之問於夫子也下乃子貢與夫子問答之辭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在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子貢不斥

衛君而即夷齊之事爲問以探聖人之旨可謂善於爲辭者矣中有所悔恨之謂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不足于中乎夫子告之以求仁而得仁言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而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唯恐失之其可同日語哉故觀夫子所以賢夷齊則其不爲衛君之事可以意會矣　本晦菴朱氏說　南軒張氏曰叔齊之遜伯夷以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天衛輒之事國人以蒯聵得罪於先君而出奔則不宜有衛也於是立輒而拒蒯聵曾不知蒯聵父子之義先亡矣國其可一日立乎在輒之分寧委國而全其父子可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切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集曰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肱臂也寢則曲肱而枕之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窮約而樂亦無不在焉所樂者在我其視

不義之富貴直如浮雲之無與吾事耳 民跡曉菴朱氏說 本那 洪甫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集曰加增也夫子時未五十也學易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可以無過然夫子豈必至是而始學易亦豈必至是而始無大過邪觀五十而知天命之語則曰學易曰無大過皆謙辭耳 龜山楊氏曰與易爲一然後無過 東溪劉氏曰一豪不與易合斯爲過矣

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本成都范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民黃山葉氏曉菴朱氏說

集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但誦說而已也 曉菴朱氏上蔡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葉舒涉切女音汝

集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

公也 葉氏疏 葉公不知孔子而問子路子路不對以形容聖人之難也 河南尹氏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惟日孜孜終吾身焉而不知歲月之邁也此孔子自謂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其至誠不息之運非聖人不能也 晦菴朱氏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

集曰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後知也 晦菴朱氏 節謂夫子以生知之聖猶曰好古而敏求者此雖聖人之謙辭然義理無窮亦必學而後爲知之至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集曰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晦菴朱氏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集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或善

或惡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則是善惡皆我師也晦菴朱氏齋見不賢而內自省善吾師也雖然就一人之身而有善不善焉吾亦吾師也莫非吾師也古人之學無非爲己而已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切

集曰威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威公故又稱威氏威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威魋其奈我何言不能違天害己也晦菴朱氏又曰於威魋則曰天生德於予於康人則曰天之未喪斯文蓋夫子一身之存亡繫斯道之興廢故其遇難也不決於人而決於天休齋陳氏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集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隱匿也二三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道無乎不在聖人之日用常行孰非教之所寓哉夫子語二三子謂女以我爲有隱乎我實無隱也我之所行無不與

二三子共之甚易知而易見特自不察之耳其曰是丘也者質諸己以實其言也（邢氏昺 蕅菴朱氏 建安游氏）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集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教者必自外入故以文爲先焉（伊川程子 成都范氏）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節釋曰聖人道全德備大而能化者也君子則具聖人之體而未能充盡者也㙮山黃氏曰夫子思其上者而不得見故又思其次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恒並胡登切 亡讀爲無）

集曰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有恒者不貳其心（橫渠張子 龜山楊氏曰有恒心然後可與爲善）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爲盈充實也約窮約也泰奢泰也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

爲盈之狀貧約而爲泰之狀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恒也晦菴朱氏又曰有恒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絶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朱氏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切

集曰釣垂餌取魚也綱以大繩屬網絶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也那氏疏晦菴朱氏蓋物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

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釣而不綱不忍取之多也弋不射宿不欲陰中之也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集曰識記也不知而作謂不知其理而妄作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自言未嘗有是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然猶不以生知自居多聞而能擇多見而能識自處於知之次而已此蓋聖人之謙辭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見賢遍切

集曰互鄉鄉名難與言蓋風氣之未純也童子者互鄉之童子也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夫子不當見之夫子謂其來見也當與其進而不當與其退獨何為已甚人之心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互鄉見之也與許其潔脩治也晦菴朱氏聖人無絕人之心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互鄉之童子論其俗則互鄉也論其年則童子也門人疑夫子不當見之夫子謂其來見此以往亦安能保之也聖人之心猶天地之於萬物苟有生意則雨露滋長之矣無間乎幽深僻遠也本嚴楚趙氏說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節釋曰仁者心之德豈遠於人乎患不欲之耳欲仁而仁至亦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

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取七住切）

集曰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巫馬期姓巫馬名施字期孔子弟子相助匿非曰黨取與娶同魯與吳皆姬姓禮不娶同姓故謂之吳孟子揖巫馬期而進之者司敗揖也巫馬期以告者告於孔子也（邢氏疏晦菴朱氏）司敗未嘗顯言其事而遽公魯之先君也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

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然亦不正言其所受之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謂善於爲辭矣（武夷吳氏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朱氏曰孔子不可）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集曰歌者歌詩也（南軒張氏）反復也（晦菴朱氏）和者繼其聲也（龜山楊氏）節謂此與人歌也與人歌而善必使之復歌而後和之可見聖人不伐已之能而掩人之善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集曰莫之爲言猶曰得不也藍田呂氏猶若也有君子之行然後有君子之文弟子見聖人之文發越如是曰宗仰焉夫子懼其惟文之求而不務其行也則曰吾之文得不與人同乎但於躬行之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焉耳此皆自謙之辭欲人因文而勉於行也聖人抑已訓人引而發之大抵若此本巖麓趙氏說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

學也

集曰此亦夫子謙辭也聖則大而化之仁則盡夫心德之全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謂以此教人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它之辭也夫子雖不居仁聖然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唯至誠不息者能之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晦菴朱氏景迂晁氏東萊呂氏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切

集曰禱謂禱於鬼神祇子曰有諸問有此理否誄

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祇之佑也聖人表裏純一未嘗有過固已合乎神明豈待至此而後禱哉曰丘之禱久矣蓋所以明無所事禱之意（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夫聲）集曰孫順也固陋也（邢氏昺）儉不中禮則固陋而已矣至於奢則僭上而不孫不孫者亂之所由生也（龜山楊氏）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為大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伊川程子）此夫子

救時不得已之言也（景迂晁氏）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集曰坦平也蕩蕩寬廣貌（晦菴朱氏）君子循理故其心和平而寬廣小人役於物故其心無日而不憂懼（本伊川程子說）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鄭釋曰温者其氣和也厲者其色正也温而不厲則失之於太柔矣威而猛則失之於拘迫而不可以持久矣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聖

人盛德之至故其中和發見自然如此

泰伯第八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集曰至德謂德之至極不可以有加也三讓遜之至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之可見也晦菴朱氏節謂周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又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道日盛泰伯知天下必去商而歸周也與仲雍逃之荆蠻而避之其後大王乃立季

歷傳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泰伯之遜夫子不曰遜國而曰以天下讓蓋探其心而推明之也遜於隱微之中故民無得而稱泰伯可謂至德非夫子其孰能知之節謂論語一書以至德稱者唯泰伯文王二人其旨微矣泰伯知天下必去商而歸周故逃之荆蠻而避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泰伯文王均此一心也其所以爲至德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切絞古卯切

集曰葸畏懼貌絞急切也晦菴朱氏禮所以節

文也恭而無禮則罷於接物愼而無禮則畏而失我勇而無禮則暴而上人直而無禮則絞而傷物

禮則切而賊恩（藍田呂氏節謂恭愼勇直皆善道也惟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自然無禮以節之則有勞葸亂絞之弊而反害之也（白石錢氏曰恭愼柔德勇直剛德也禮以節之則皆有偏勝之弊苟無禮）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集曰君子謂在上之人也篤厚也興起也偷薄也（晦菴朱氏篤於親不遺故舊盡吾人道之當然耳非爲欲動民而若此也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上行而下效自然民化而德厚矣（南軒張氏說）

又曰此章與上文不相蒙今從武夷吳氏說自爲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集曰召呼也啓開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也兢戒謹也臨深恐墜履薄恐陷也小子弟

子也 註疏啓手足者使弟子開其衾視之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此而始知免矣所謂全而歸之者於是爲終其事反覆玩味此章亦可見持身之匪易矣 攷慮其行以辱親乎 南軒張氏曰身體猶不敢虧也況 戚都范氏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去聲 近附

集曰孟敬子仲孫氏名捷魯大夫 馬氏註 問之者問其疾也言曾子自言也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辭言語也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有司謂有司之者也孟敬子蓋嘗學禮於曾子曾子因其問疾之際而告之言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蓋道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者則在此三事而已矣不莊不敬

其動容貌也非暴則慢惟莊敬有素則夫容貌之動斯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其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夫顏色之正斯近信矣涵養不熟其出辭氣也非鄙即倍惟涵養有素則夫辭氣之出斯遠鄙倍矣動也正也出也有諸中而形諸外也近自近也遠自遠也不期然而然者也故皆以斯言之此三者蓋禮之本修身之要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此特禮之末則自有司之者存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木晦菴朱氏說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集曰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深識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者不能然也　晦菴朱氏上蔡謝氏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集曰孤幼主也百里諸侯國也（藍田呂氏節節操也其才可以輔幼主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曰此非剛毅篤實者不能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集曰士學者之稱（西山眞氏）弘寬廣也毅彊忍也（晦菴朱氏）弘與毅相須者也士之不可以不弘毅者以任重而道遠也所謂任重者以仁爲己任所謂道遠者當用力以終吾身焉耳（南軒張氏節則可以力行如人負重器適遠塗若不能容受則何以勝其重不能彊忍則何以至於遠必是有大力量然後能勝其重而至於遠）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樂五角切）

集曰興起也詩本人情有美有刺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舒暢其固滯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晦菴朱氏

又曰朱氏曰案內則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材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

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才也易今之成才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集曰民謂凡民也此百姓日用而不知之謂也（邢氏昺）由者由是理之所當然知者知是理之所以然（蕃晦朱氏）聖人之設教可使民由是道然知則待其自悟聖人有不能與也使之由之所謂知之之道固在其中矣（南軒張氏）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集曰疾惡也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晦蕃朱氏）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集曰周公旦也驕矜奢吝鄙嗇也（晦蕃朱氏）設言有周公之才美而驕且吝焉則其餘不足觀矣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若有周公之德亦何至於驕吝哉（伊川程子曰程子云驕氣盈）

吝氣歉然其勢常相因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以豉切

集曰穀者善之實也成都范氏致堂胡氏曰穀善也成也爾雅曰信善爲穀言善之成實也學之三年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若苟知所以用其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南軒張氏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好去聲見賢遍切

節釋曰篤信者信之不回也篤信以好學則其學實矣守死者守之不變也守死以善道則其道固矣此有學有道之士也危邦危殆之國也未至則不入也亂邦雖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已至則不居也此去就之義潔也天下舉一世而言有道則見於世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出處之分明也去就出處不失其宜非有學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此若邦有道而無可行之學邦無道而無能守之道是則可恥之甚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節釋曰謀議也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此爲無官守者言也伊川程子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七余切

集曰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聲樂之盛如此洋洋乎盈耳哉蓋美之也晦菴朱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聲音則師摯之傳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苦空

集曰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晦菴朱氏曰狂侗悾悾本非美質然狂而直侗而愿悾悾而信於其不可取之中猶有可取者焉若不直不愿不信則是巧僞生於其間併與可取者而亡之是不足望也故曰吾不知之矣軒張氏說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節釋曰言人之爲學汲汲皇皇常若不及而猶懼或失之此聖人勉人爲學之急也

上蔡謝氏所謂如追寇讎者深得其旨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集曰巍巍高大之貌 何氏註 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人與之而吾心曷嘗有所與於其間哉此所以巍巍乎不可及也 南軒張氏註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煥乎其有文章

集曰則法也 孔氏註 蕩蕩廣遠之稱 包氏註 成功事業也煥者光明之象文章禮樂法度也道之高且大者莫如天堯之爲君獨能則之故其道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形容盡也然民雖無得而名而其所可見者則有巍然之功業煥然之文章爾功業文章即是道之發見者也 本畯菴朱氏說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

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治去聲
集曰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也孔氏註亂治也
也或曰亂本作乱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
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馬氏
註其一人邑姜也馬氏云其一人謂文母母之義蓋邑姜也劉侍讀以爲子無臣
同於亂臣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
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者
交會之間晦菴朱氏舜有臣五人而周倍之則

周之人才又盛於唐虞之際矣然婦人居
其一止有九人焉是才之難得也石林葉氏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蓋言文王也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時天
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唯青
兗冀尚屬紂耳朱氏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
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
德也成都范氏孔子因論武王之事而有及於
文王且與泰伯俱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
朱氏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並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切）

集曰間罅隙也無間謂無罅隙之可指也（晦菴朱氏）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馬氏註）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卑小也溝洫田間通水之道（耶氏疏）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此所以無間然也再言之者蓋深美之也（龜山楊氏）

論語集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說卷第五

永嘉 蔡節 編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集曰罕少也（晦菴朱氏）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伊川程子）

又曰夫子與門人問答言仁尤其最切者而所記止於如此亦可謂之罕言矣況所言不過泛及爲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嘗直指以告人也（勉齋黃氏）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集曰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執專執也聖人道全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名乎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然則吾執御矣此雖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亦可見道無乎而不在也晦菴朱氏河南尹氏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集曰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一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純絲也絲易成故曰純儉儉約省也禮人臣當拜於堂下泰驕慢也時臣驕慢故拜乎上從下謂從下拜之禮也邢氏疏節謂麻冕固禮也今用絲則儉矣聖人所以從衆者取其儉也拜下亦禮也今拜

上則泰矣聖人所以違衆者惡其泰也衆人之所爲聖人或從之或違之亦曰酌夫禮之輕重而已矣（東谷鄭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君臣聖人故不得不違衆而從下拜欲明君臣之分之禮也然必舉純儉之從衆爲言何也其意不在純儉特以明夫違衆之心出於不得已焉耳）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並音無）

集曰絕無之盡者毋無通意者私意也必者執滯也我者有己也毋意者期必也固者執滯也我者有己也毋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毋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毋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執滯也我者之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故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己故有我必固我皆出於意故意爲之先而我復生意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夫子於此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晦菴朱氏戒都范氏南軒張氏曰意與我相近必與固相類然而不同也意則發見而我則其所存也必則期於事之前固則凝於事之後也）

又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橫渠張子節謂始學者則當絕去此

四事成德者則絶無此四事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集曰匡地名史記曰陽貨曾暴於匡天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暭菴朱氏）畏者有戒心之謂（藍田呂氏）道之顯者謂之文（上蔡謝氏）茲此也（朱氏）文王既沒故夫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

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馬氏註）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大並音泰與平聲少失照切）

集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牢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孔子弟子（註疏與疑辭）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少年也鄙細也試用也不試

言不爲世用也大宰見夫子之多能疑其爲聖而問之子貢子貢告之以人之受才有限而夫子則不可以限量拘是天縱之殆聖而又多能也蓋聖無所不通多能乃其餘事耳夫子聞大宰之語姑以少賤能鄙事爲言又慮以聖爲必在乎多能故繼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不試故藝言功業不試故所見者藝而已門人載牢所記夫子之言于此申上章之意也

南軒張氏

昫菴朱氏　槩山黃氏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集曰叩與扣通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也鄙賤也兩端上下始終本末精粗之類是也竭盡也夫子語門人謂爾以吾爲有知乎蓋無餘知也雖空空鄙夫有問於我我亦未嘗不叩其兩端而竭盡所知以告之也此章之意慮門人以聖道爲高妙而教之有隱也故即所以告鄙夫者以曉之耳

叩音口

本伊川程子　南軒張氏說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集曰鳳靈鳥河圖河中龍馬負圖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晦菴朱氏 聖人斯言蓋見聖王之不作而道之終不行也故假鳳圖而興歎耳 南軒張氏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 衰倉回切 少失照切

集曰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 晦菴朱氏 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

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成都范氏

此皆自盡而已非爲人故也 龜山楊氏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喟告位切 鑽祖官切 罷部買切

集曰喟歎聲彌益也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罷止也卓立貌末無也 註疏仰之則彌高而不可及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見之未端的也此顏

子稱聖道之妙而求之未得其要也博文使致其知也約禮使謹於行也約禮即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教人不過博文約禮二端循循善誘使由其序而進之此顏子稱聖人教以用力之地也欲罷不能行之力也既竭吾才力之盡也如有所立卓爾至是所造益深所見益親切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雖未達一間而又無所用其力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本朱子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而有輝光之大皆力行之積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節謂顏子不特自無所用其力卽聖人亦無所容其力也東萊呂氏曰夫子之道於不可窮不可測之中而又有可至之理故循循善誘博文約禮則欲罷而不能之妙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而又有不可及之中而又有所見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反覆誦之故後得之由此顏子學有所得自述其先難之序顏子學聖人之道之至與夫教人先後味此章則聖人始終之功可得而研求矣南軒張氏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

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間去聲

集曰疾甚曰病 包氏註

寧也 馬氏註 詐謂作僞以欺人也禮大夫已去位無家臣子路以夫子病亟欲使弟子行家臣禮以治其喪夫子病差始知其事故言由之行詐也久矣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 南軒張氏曰天即理也理不應有而有故曰欺天 成都范氏曰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自陷於行詐罪至欺天而莫之知也 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

路深矣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本陳氏說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切匱徒木切賈公十切

集曰韞藏也匱匱也諸之也賈謂賈人知物之善惡而能眞其賈者也即周禮司市所謂賈民是也沽賣也子貢以夫子有道不仕故設爲二端以問爲夫子言但當如玉之待賈而不當求之耳沽之哉沽之哉

所以深斥求之鄙也待賈之言美我命皆盡（本馬氏註晦菴朱氏無垢張氏說）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集曰東方之夷有九種陋僻陋也欲居九夷亦乘桴浮海之意或人未喻疑以為陋（晦菴朱氏軒張氏）

不可居殊不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亦何陋之云乎（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集曰周衰詩樂失其傳而雅頌紊矣孔子自衛反魯（哀公十一年冬）取其言王政之所由廢興者為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為頌於是雅頌各得其所而樂正矣（本鄞川史氏說）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集曰困亂也（馬氏註）何有於我哉此聖人之謙辭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南軒張氏通志堂）

使夫資之下者可以勉思而企及而才之
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伊川程子
于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者言與晝夜相循
集曰逝往也不舍晝夜者言與晝夜相循
環而不舍也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
一息之停其易見者莫如川流故聖人於
此指以示人欲學者知無息之體而不使
功力有豪釐之間斷也本旨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節釋曰以好色云者所以明其好之之篤
也好德如好色則其心誠於好德矣然未
之見也此亦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況必切簣並求位切覆芳服切
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集曰簣土籠也覆猶加也註包氏爲山而僅
少一簣然止則無所望平地而方覆一簣
然進則未可量止者吾自止也進者吾自
往也進止係乎己而由人乎哉此所以喻
夫學也學者能自強不息則積小以成大
若中道而畫則前功盡棄矣本旨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三百四十三

子曰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致堂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舟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集曰惰懈怠也（晦菴朱氏）回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何有於惰（建安游氏）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集曰此顏子既沒之後夫子惜之之辭蓋其日進之功於聖爲幾矣然未至於聖則猶進進而不已焉故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集曰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晦菴朱氏）苗而不秀喻質美而不學者也秀而不實喻學而不至於道者也（河東侯氏）蓋苗必至於實然後可君子之於學亦然是故惡夫（南氏）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切）

集曰凡人進德必在於少壯之時言後生

之可畏亦焉知其來者之不能如今日蓋
以其進未可量也然或不能彊學至於四
十五十而於道無聞焉則終於此而已矣
斯亦不足畏也聖人言此以警人使之及
時而勉於學耳（本朱晦菴氏說）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
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說並音悅）

集曰法語之言正言之也不背其言不若
遂改其事巽與之言婉而道之也喜說其

說不若尋繹其意（河南尹氏）法言拒之而未從
巽言語之而未說猶云可也其或從而說
焉尚庶幾其能改繹矣說之而不繹從之
而不改則是終不改繹也雖聖人亦無如
之何矣（龜山楊氏）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曰重出而逸其半（晦菴朱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集曰帥將也（孔氏註）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
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不可奪者守

諸己故也（南軒張氏節謂此章言三軍之帥尚或可奪以明匹夫之能守其志終不可得而奪耳）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衣去聲縕紆粉切貉胡各切與平聲忮之豉切）

集曰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蓋衣之貴者忮謂有害心也求謂有貪意也臧善也以惡衣爲恥學者之大病子路尚志而忘物故能不恥此其過人遠矣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衛風雄雉之詩夫子引之以美子路夫能不忮求非不善也而子路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是道也何足以臧夫子所以激而進之（本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集曰春陽方盛草木榮華松柏之生無以異於衆草木至於歲寒草木零落而松柏乃青青而猶存故人知其後彫耳此喻君

子之守道不渝平時未易見惟於危亂險難之際斯可見之矣 白石 錢氏

子曰知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去聲

集曰惟心有以明理故不惑惟理有以勝情故不憂惟氣有以配道義故不懼 晦菴 朱氏

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德之序也 伊川程子 朱氏曰聖人成德以仁爲先此自

懼此學之序也 誠而明也性知爲先此學者進德以自明而誠也教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集曰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適之也 晦菴 朱氏

也節謂學者學乎是道也適道者之乎道而能有所立也權乎是道也立者卓然有所立也權者權夫事事物物之輕重而合乎道之中也惟知所以求之故可與共學知所以行之故可與適道知所以持守之故可與立知所以變通之故可與權徒知求而不知行未可與適道也知行而不知守未可與立也知守而不知變而通之未可與權也

此是四等學力學者不可躐等而進也

又曰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唐棣之華通爲一章今從成都范氏分爲兩章朱氏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棣大計切華呼瓜切夫音扶

集曰唐棣郁李也偏不正也反背也而語助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逸詩也晦菴朱氏

偏其反而言唐棣之華或偏生而相背也平都李氏節謂上四句是詩文下繫以子曰者所以別詩文也詩人之意以華之相背興室之相遠言吾豈不爾思但室遠耳夫子借而反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自未思言之則爲遠既思則近矣辭涵蓄而意蓋深遠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詩人因物以思人也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夫子借詩以明道耳

鄉黨第十 凡一十八章

節釋曰夫子之道初不離乎日用之間惟其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中於禮故言語容貌衣服飲食

朝聘擯相交際起居皆足以爲法

門弟子審視而詳記之有志於聖人者可以觀矣鄉黨一篇或記夫子之行或記夫子常所訓言云耳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恂相倫切朝並直遥切便旁連切侃苦旦切闇魚巾切踧子六切踖子亦切與與平聲

集曰鄉黨父兄宗族之所聚恂恂信實之意似不能言者謙不敢有所先也

晙巷朱氏宇

朝廷禮法之所在便便威儀之習熟也言唯謹爾蓋謹而不放敬之至也

本龜山楊氏句讀

侃侃和樂貌闇闇中正貌孔氏註

朝與下大夫言和樂而不亢與上大夫言中正而不阿東溪劉氏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朱氏與與不迫遽貌玉藻所謂君子之容舒遲是也白石錢氏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擯必刃切縛切襜赤占切躩居切

集曰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擯介主副曰擯）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而衣亦隨之襜如言其整而不亂也趨進翼如也者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之翼也復反也顧還視也賓退必復命者敬終其事而紓君敬也賓不顧則禮成矣（海菴朱氏南軒張氏註疏）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誤也節疑是退字必逞切降古巷切海菴朱氏曰陸氏云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閾況域切齊音咨屏）

集曰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若不足以容其身也）敬之至也中門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履踐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立不中門避所尊（通志堂）

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位君之虛位也（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其言似不足者不敢肆也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屏氣似不息者屏藏其氣似無鼻息將近所尊心莊氣肅也

等階之級也出降一等下階一級也逞放也怡怡和悅也逞顏色怡怡如者漸遠所尊舒氣解顏也沒階下盡階級也趨趨而（周子正謂門）

就位也位班位也沒階趨則翼如復位則踧踖如雖遠所尊未忘其敬也（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白石錢氏心泉恭體愈甲故入門過位則言似不足）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勝平聲蹜色六切覿他歷切愉羊朱切）

集曰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所謂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上則舉手如揖下如

授下則平手如授（白石錢氏曰如以物授人也）如此升降之容節也勃如戰色戰兢之色也踖踖舉足促狹也如有循禮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此皆謂執圭時也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覿見也既享有以私禮見也若一於莊則情不通矣有容色者和也愉愉則又和矣（註疏晦菴朱氏翁山楊氏）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紺古暗切緅側由切褻私列切袗章忍切絺丑飢切綌去逆切麑研奚切袂弥弊切上長如字下長去聲貉呼各切去上聲殺所介切朝音潮）

集曰言君子者凡君子皆當然也（成都范氏）紺深青揚赤色緅緇之間（那氏疏）入緅緇之間是青赤色也故爲齊服緅在去染纁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註那氏案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以黑乃成緇矣三年之喪以飾練服飾領袖緣也紺緅不以爲飾者爲其似齊服喪服也紅

紫間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褻服不用則正服可知（孔註）衫單衣也葛之精者爲絺麤麤者爲綌綌謂以絺綌爲單衣也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者是也）緇黑色羔黑羊麑鹿子色白狐色黃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晦菴朱氏）故三者之衣各視其裘之色以爲之褐記所謂麑裘紋衣褐之羔裘緇衣褐之狐裘黃衣褐之是也（石林葉氏曰緇衣羔裘是諸侯君朝日視朝之服麑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用之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亦施於視朝祭蜡狐裘亦施於燕居）褻裘私居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温也袂者袖也短右袂便作事也寢衣今之被也（那氏疏）長一身有半此寢衣之制也（南軒張氏）居家也（河南尹氏）裘以狐貉取其厚而温也（詩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者是也）故爲燕居之服（葉氏）去除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故去喪則無所不佩言非特玉而已若觿礪之類皆佩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節謂裳猶今之裙也）其餘若深衣要半

下齊倍要（孔氏曰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惡中之廣也齊音咨要平聲朱氏鄞川史氏曰殺者銳上而廣下爲幅旣多縫必殺之也）喪主素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以朝於君也（註疏）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並側皆切）集曰明衣浴衣也明布浴布也（白石錢氏）齊欲其潔故衣布皆以明稱之（東溪劉氏）變食謂改常饌遷坐謂易常處也（孔氏註）節謂將以交於神明故雖衣布之末飲食之具寢處之所皆有別於常時所以致其敬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食音嗣餲於葛切餒奴罪切敗補邁切飪而甚切勝音升）不撤薑食不多食（食不厭精之食音嗣餲於葛切餒奴罪切敗補邁切飪而甚切勝量去聲）

集曰食飯也精鑿也魚肉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故不厭其精細饐食之鬱積者也餲食之鬱積

而失味者也魚肉爛謂之餒肉外變謂之
敗色惡謂凡物之色變而惡者也臭惡謂
凡物之氣變而惡者也失飪謂失生熟之
節不時謂非時之物此數者皆足以病人
故不食割不正不食惡其刀七之失度也
食物用醬（內則云雞醯醬魚卵醬鷰膾芥醬之類是也）各有
所宜不得其醬不食惡其不備也食以穀
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飲酒不爲量但不
使過醉而至於亂耳二者自爲之節也（致堂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
沽市皆買也酒不自

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其爲何物之
肉也此與康子饋藥不敢嘗同意撤去也
薑去腥通氣故不去也不多食不過飽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
矣（註疏白石錢氏晦菴朱氏）
集曰助祭於公所賜胙肉歸即頒之不俟
經宿者重君之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
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
食矣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

以少緩耳 晦菴朱氏
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 上食如字下食音嗣齊側皆切
集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晦菴朱氏 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時也 成都范氏 古人飲食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食必祭先農瓜菜必祭先圃示不忘本也齊莊敬貌聖人雖薄物必祭其祭必齊如敬心所存不以物而輕重也 朱氏又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則明無不祭之食必齊如也則明無不敬之祭席坐席也席不正不坐聖人之心無一而不安於正也 上蔡謝氏 范氏曰君子之所以養心體者未嘗不以正造次顛沛不可離也故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則事之不正不知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切阼音潮
集曰杖者謂老人也 六十於鄉杖
矣不敢先之也 龜山楊氏 禮之有儺所以驅禳厲氣也朝服以臨之示敬也阼階廟之東

祖考之靈或有恐怖欲其依己而安也 白石
錢氏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集曰饋遺也嘗試也再拜而送所以致禮於所問者也 湖氏 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可飲而不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成都范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集曰廐公廐也 王氏 傷害也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 耶氏 節謂以人為重故問人而不問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腥桑經切 畜許六切

飯扶晚切首去聲朝音潮拖徒我切召直照切

集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而後頒焉敬君之賜也腥生肉也薦進也薦之祖考也賜腥必熟而薦之榮君之賜也牲未殺曰生

畜養也賜生必畜之者待有事而後殺不
以遺人不敢虛君之賜也東溪劉氏禮若賜之
食而君客之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
飲而俟鄭氏曰辯音遍此云侍食於君不得祭也
故君祭則己先飯若膳夫爲君嘗食然黃氏
視視其疾也君子寢必東首順生氣也
東首者不以疾而改其常度也拖引也紳
大帶也病不能興故加朝服而引大帶於
上示不忘禮也白石錢氏
俟猶待也君命召不
俟駕言急趨君命也邢氏疏又曰先
行而駕車隨之

入太廟每事問
說見八佾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
祭肉不拜殯必忍切
集曰無所歸謂無親戚任之者殯斂也爲
之治喪也朋友以道義相與者也其死也
有所歸則己不得專無所歸則己得任之
故曰於我殯朋友有通財之義車馬之重
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
白石錢氏曰祭肉必蕃朱氏拜孝敬之心一也東溪劉氏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齊音咨衰倉回切饌雛睆切）

集曰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家容儀也寢不尸非謂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臨祭祀見賓客之時耳申申夭夭是也狎謂親狎必變者色變也褻謂數相見也貌謂禮貌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哀有喪也見冕者與瞽者雖（白石錢氏曰以貌者見之必作之類也）

褻必以貌尊有爵恤不成人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錢氏曰版者書邦國人民之數）式凶服所以哀有喪式負版所以重民數此聖人在車之容也盛饌必變色而作言敬主人之禮非以其盛饌也迅疾也烈猛也迅雷風烈必變者敬天之怒也（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疏成都范氏晦菴朱氏註）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集曰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內顧者回視也晦菴朱氏正立執綏則容正而體安不內顧以失容不疾言親指以惑衆（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以言君子之莊敬無所不在也）葉山黃氏成都范氏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音拱嗅許又切）節釋曰色謂人之容色也舉謂飛而去之也翔回翔也集下止也梁橋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是乃形容雉之知所避就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夫子嘆辭也（先二句是）

敘其所因之事後二句是載其所嘆之辭言雉見人之容色動則飛而去之必回翔而後下止去不遲而就不亟玆其所以爲時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文疑有誤（節謂共拱手也嗅疑作嘆子路聞夫子時哉之言拱手而起敬感雉之去就得時所以三嘆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姑闕之）

集曰自孔子於鄉黨至閭閭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言孔子容貌之變自君子不以紺緅飾至齊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席不正不坐言

孔子飲食居處之變自鄉人飲酒至不親指言孔子事上接下處事應物之變

藍田呂氏

論語集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說卷第六

永嘉 蔡節 編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集曰先進猶言前輩後進猶言後輩也用之謂用禮樂也晦菴朱氏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者也而世謂之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而世謂之君子明道程子文而勝於質則有害於禮樂之實故聖人

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 南軒張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 從行並去聲
集曰從隨也是十人者皆從夫子厄於陳
蔡者也時無在夫子之門者夫子不忘其
相從於患難之中故云爾德行言語政事
文學四科非夫子之言也門人因不及門
之言而類記之其不從者不與也 朱氏說 菴本戚都氏晦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集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
相長也無疑問則無相長之義故曰非助
我者顏子於聖人之言心通自得無有疑
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不足於回者其實
乃深喜之也 晦菴朱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辭又深贊顏氏云耳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
節釋曰閔子騫之孝父母昆弟皆稱之而

人之稱之者亦無異於其父母昆弟之所稱也故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妻去聲

集曰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於此而三復焉蓋誠於謹言者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於刑戮故孔子以兄之子妻之河南尹氏戎都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並去聲

集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成都范氏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集曰顏路顏淵之父名無繇鯉孔子之伯魚也椁外棺也請車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徒行謂徒步而行也孔子時已致仕

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者謙辭也晦菴朱氏人子之才不才雖異父之愛子則均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於夫子則子也其死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其葬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爲之椁乎大夫不可徒行也夫子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夫豈爲一車惜哉南軒張氏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並去聲集曰噫傷痛聲包氏註孔子於顏淵之死自悼道之無傳若天之喪己也河南尹氏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何氏註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徒貢切去聲集曰慟哀過也從者弟子也夫人謂顏淵也註疏有慟乎蓋哀傷之至不自知其慟也河南尹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言其死可惜之至宜當其可也晦菴朱氏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致堂胡氏曰痛惜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

也夫二三子也 夫音扶

集曰葬具稱家之有無顏子簞瓢陋巷死而門人欲厚葬之不循理也夫子雖言其不可而不得專其事其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本成都范氏晦菴朱氏說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切

集曰此切問也 晦菴朱氏幽明之理一也能盡事人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矣死生之理一也知所以生之道則知所以死之道矣

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本伊川程子說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行胡浪切樂音洛

集曰行行剛彊之貌 鄭氏註四子天下之英才也於侍側之際其所形見皆其力分之所至夫子所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也子路剛彊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夫子因以

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龜山楊氏

晦菴朱氏曰君子所謂得其死者非必考終命而後爲得也死於義而已若比干諫而死孔氏享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孔悝被劫而盟子路往救之救而不獲亦可以死矣孔子不爲衛君言之亦可以無死矣然由之不得其死也亦志於仁而已無惡也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間矣

又曰此章子樂下脫子曰二字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集曰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即改作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必有中者中於理也註疏

貨財之府無故改作非但勞民傷財得無示人以崇利之意乎故夫子聞閔子之言而善之南軒張氏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那氏疏

集曰奚何也子路之在孔門雖其學有所至然氣質剛勇變之有未能盡者故見於鼓瑟之際亦然奚爲於丘之門夫子所以警子路而進之也門人不敬子路是

未達聖人抑揚之旨矣升堂入室喻造道之淺深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用力亦至矣特未極夫闔奧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爲未至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不亦有間乎聖人斯言非惟發明子路之學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南軒張氏說 王順本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上與如字下與平聲

集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晦菴朱氏過與不及爲未得其中則均也 南軒張氏天台陳氏曰觀檀弓子夏子張除喪之事與後篇論交事便見二子過不及處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爲去聲

集曰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則刻剝其民耳冉有爲季氏宰乃急賦稅以益其富此所以得罪於聖門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

聲其罪以責之也（晦菴朱氏曰上二句記者坐冉有之罪而後記夫子之言）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辟婢亦切喭五旦切）

集曰柴姓高名柴字子羔孔子弟子（何氏註）愚戇也魯鈍也喭粗俗也辟猶便辟之辟（晦菴朱氏洪氏此皆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矯厲而擴充之也南軒張氏）愚則不足以知魯則不足於敏辟則不足於誠喭則不足於和（晦菴朱氏此皆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矯厲而擴充之也南軒張氏）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屢良遇切中去聲）

集曰庶庶幾也屢數也命天命也貨殖貨財生殖也億以意度之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顏子之庶幾於聖人者以其屢空也言屢則有時而不空矣未若聖人之純也子貢以貨殖爲心而不能安受天命然知識所及料事而多中焉亦其資稟之高也（本南軒張氏龜山楊氏說曰賜之貨殖豈如他人哉未免有意於豐約之間也）節謂使顏子涵養之純無一豪意必固我之累則造於聖矣子貢而不以貨殖累其心則亦必能窮理而樂天矣聖

門學者惟子貢資稟亞於顏子故夫子每
每對言之皆所以勉之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節釋曰踐者實履也室者閫奧也子張之
行好高而不務實乃問善人之道夫子以
爲苟不踐善人之迹則亦不能入於善人
之室矣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集曰論篤者言之篤厚也明道程子君子謂言
行相稱者色莊謂外爲矯飾言與行違者

南軒張氏夫子以爲言論未足以取人也苟惟
論之篤厚者是與其與君子者乎其與色
莊者乎色莊者亦固有篤厚之論如究其
實必躬行君子而後可也東溪劉氏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集曰諸之也那氏疏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

兄在則必稟命而後行有不可得而專者
子路勇於爲義於其所當爲者不患其不
爲也特患其不知稟命耳若冉求資稟失
之於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於其所當爲
者逡巡退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
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
不及之患也（南軒張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
回何敢死
集曰或曰匡人之難夫子與顏子相失顏

子在後及至夫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此驚
喜之辭也夫患難之際先後不相及死與
不死焉可必哉然可以死可以無死君子
不貴於徒死也夫子不見顏子雖以爲憂
顏子豈不審夫子之在否而輕用其死故
曰子在回何敢死（致堂胡氏曰先王之制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比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
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大臣與之與並平聲餘如字）

集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名也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邢氏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有是問夫子小之以爲不足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不枉道以徇人至其不合則有去而已由求爲季氏之臣坐觀其失進不能正退不能去（龜山楊氏曰如季氏旅於泰山而不能救將伐顓臾二臣皆不欲而不能諫是也）直備臣數耳故曰具臣夫

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其於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也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南軒張氏曰晦菴朱氏張氏曰弒父與君不必由求而知不惟利之徇而不從矣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未遽有悖逆作亂之心也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於人而爲逆者多矣此二子所以爲賢與）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費音祕夫並音扶惡去聲）

集曰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邢氏疏）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繁責重之地將反害之也故夫子有賊夫人子之歎（南軒張氏）子路言費邑有民人而治之有社稷之神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是亦學也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也（邢氏疏）而不知古者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也蓋君子之道本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成都范氏）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
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
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
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
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
者唯赤則非邦也
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坐才卧切長上聲毋與無同乘去聲鏗音傾此

必二切哂詩忍切相去聲鏗苦耕切舍上聲撰士免切莫音暮冠去聲沂魚依切雩音于夫三子者之夫音扶非邦也與之與並平聲

集曰晳曾參父名點孔氏註夫子語四子言
我雖曰一日長於女女勿以我長而難言
也女平居則言人不己知如或有人知女
則女將何所用之蓋使之盡言以觀其志
也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
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
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又曰能向義則能親其上
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赤點爾三何如孔子問

也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待也以俟君子謙辭也又曰以子路見故其辭益遜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元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非曰能之願學焉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焉希間歇也鏗投瑟聲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季春三月也春服單祫之衣也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風乘風也舞雩祭天

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兩非邦也與此曾晳問辭也下乃孔子答辭孰能為之大言無出其右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始焉以仕於時者使四子言志而終焉乃深有取於樂道不仕之曾晳何邪蓋子路冉求公西華三子之志固皆體察其力之所至而為是言然其涵泳之功少而作為之念勝至若曾晳則異是矣其鼓瑟舍瑟之間門人記之如此其詳者蓋已可見其氣象之雍容暇豫矣言當莫春始和之時春

服既成之後沂水之上舞雩之下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既浴而風又詠而歸詳味其言則見其心怡氣和無所係累期與同志相從以樂聖人之道此夫子所以加歎而獨許之與夫以才自見者三子之志也以道自樂者曾晳之志也惜乎晳之志雖大而行有不掩焉耳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曰克勝也克己謂勝己之私也（龜山楊氏）復反也（孔氏註）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仁者心德之全也目條件也勿者禁止之辭不敏者謙辭也事如事事之事（晦菴朱氏）謂人有是心則有是仁有是身則有是欲欲踰其則而反害夫仁唯克去己之私欲以復於禮乃所謂仁也故曰克己復禮云者言克己之功至仁一日克己復禮爲

克已之功至則一日之間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天下無一物不歸吾仁中矣其功用之速固如此也歸云者蓋一性本備萬物自私欲一蔽則物與我判然相離及夫蔽者既去離者不旋踵而歸焉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言用力在我而不係乎人也顏子之在聖門以好學稱其於天理人欲之辨已洞然於胷中故夫子告之以此顏子聞言則喻而直請問其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克已之目也勿之一字夫子語顏子用力之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則爲仁矣顏子自知其能從事於斯故有請事斯語之對

心法氏曰此章問答乃聖門傳授唯顏子得聞之耳

健不能致其決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決故

又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先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伊川程子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矣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晦菴

朱氏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訒音刃

集曰司馬牛名犂向魋之弟孔子弟子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所言故夫子又以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告之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欲使

司馬牛深省乎難而勉之也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曰人之易其言者以其未知用力也知用力則言敢易乎哉故仁者之於言無不訒蓋知其事之無不難也故其言之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汎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切於學者之要則初無以異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省息井切疚居宥切夫音扶

集曰疚病也仰瞧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以不憂不懼告之牛未及乎此也乃疑此未足以盡君子之道故復告之以內省不疚言由其平日自省於中不愧不怍則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晦菴朱氏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集曰亡無也牛有兄弟而云然憂其爲亂而將死也晦菴朱氏以傳考之桓魋嘗欲弒宋公而殺孔子其惡著矣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憂也子夏告之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死生曰有命以言其氣也當順其所稟而已富貴曰在天以言其理也當安其所遇而已皆非人力所能與也本橫渠張子說上蔡謝氏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敬而親之矣何患乎無兄弟邪子夏欲寬牛之憂而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朱氏致堂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通志堂

者也子夏知此而以夾子喪明溺於情而昧於理是亦不能踐其言耳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漸入也譖讒也膚皮膚愬訴也皆以喻人情之近切者言其漸入而信之深矣愬者讒意如膚理之受病利害切遠也已矣譖並莊蔭切愬並蘇路切

集曰譖者毀人之行也如水之浸潤漸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者愬己之冤也愬兼譖意如膚理之受病利害切於其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於是二者而不行焉非明者不能也然巧於譖愬者終求以動乎人之聽而吾心之明久而或虧焉則其言將有時而得行矣故明必遠之爲貴也遠者明之至也一言之不足而至於再言之不徒取其明而又取乎明之遠聖人警學者之意深矣本晦菴朱氏說

成都范氏曰譖愬不行可謂明且遠矣未若譖愬不至之爲難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去並上聲

節釋曰制其田産薄其賦斂則食足而有

以養乎民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則兵足而有以衛乎民矣兵食既足則民信乎其上曾無疑貳離叛之心此則爲政之大端也夫政固不外乎兵食與信然以三者權之無食則民飢而死矣無信則民離而國不能以自立矣而兵則猶可緩也故曰去兵以食與信二者權之死者人之所不免而信則不可一日無也故曰去食是則食重於兵而信又重於食矣去兵去食云者非謂兵食果可去也特以輕重相權以明

夫信之終不可去耳比而明之叩而竭之此聖門弟子所以爲善問與（晦菴朱氏曰食爲先以理言之則信爲重以序言之則言）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並其郭切）

集曰棘子成衛大夫夫子指子成也皮去毛曰鞟（註疏）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有去文從質之言子貢惜其言之失謂出之於口而駟馬不能追之也文質彬彬然後謂之君

子二者之不可相無大抵相若也若必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亦如虎豹之鞟與犬羊之鞟無以異也（本晦菴朱氏說白石錢氏曰虎豹之皮以其文之足貴也若去毛而爲鞟亦無異於犬羊之鞟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集曰哀公魯君也用國用也盍何不也徹通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初稅畝則什又取其一故爲什取二也哀公以年饑用不足爲憂問於有若有若請專行徹法蓋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復言二吾猶不足以示加賦之意有若謂百姓足矣君孰與不足邪百姓苟不足孰肯與君以自足邪蓋深明君民一體之義以止公之厚斂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思夫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爲足國之道在是則庶知爲政所當損益者

矣本晦菴朱氏曰哀公之問在於足國有若之對在於足民雖相反但知爲國之休戚即國之休戚也能行徹法以足民國用之足在其中矣南軒張氏說天台陳氏君茂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惡去聲

集曰崇德辨惑修身切要之務也以忠信爲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用日新矣此德之所以崇也人之死生有命豈容我欲之乎溺於愛惡之私謂彼之死生可以行既不可得故思得狂狷之人也狂者進取則可與之爲善狷者有所不爲則不至於爲惡因其志節而裁抑激厲之猶可以進夫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切夫音扶

集曰南人南國之人也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人而無恒雖巫醫之賤猶不可爲況其他乎孔子所以稱其言而善之晦菴朱氏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恒胡登切）

節釋曰上二句易恒卦九三爻辭也下繫以子曰者所以別易文也承受也羞辱也言人無恒德則羞辱有時而至占驗也夫子之意以爲無恒之人必受羞辱此理甚明人自不驗之耳苟知驗之則必能恒厥德而遠恥辱矣

又曰此章連上章諸家合爲一今從東溪劉氏分爲兩章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集曰可否相濟曰和彼此相比曰同和順理同徇情也（東溪劉氏）君子以道合志於和而已而未嘗以苟同也小人以利合苟於同而已而亦安有所謂和哉（葉山黃氏）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集曰鄉人之善惡不同故其好惡亦異今有人焉其鄉人皆好之也夫使善人好之固可取也苟不善人而亦好之焉必其人

有詭隨徇俗之行也其鄉人皆惡之也夫使不善人惡之固無傷也苟善人而亦惡之焉必其人有崖異絶世之行也（平都李氏）故鄉人皆好之皆惡之其好惡未必當也未足以見其人也唯善人好之而不善人惡之則其爲君子也審矣（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並去聲說音悅）

集曰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晦菴朱氏）易

已也扶持而勸奬之唯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唯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用心未嘗不相反也（南軒張氏）（節謂君子長善而救失樂與人爲善者也小人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帥朔律切）

集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成都范氏致堂胡氏曰魯自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政惜乎康子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集曰民聽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苟于之不貪欲則民自不爲盜矣雖賞之亦不竊也尚何盜之足患邪那氏疏致堂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盡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切虔

集曰就成也子指康子而言也偃仆也那氏疏節謂康子之意蓋欲以殺而止姦孔子言子爲政焉用殺子而欲善則民亦化之而善矣君子之德猶風也小人之德猶草也風行而草必偃以德爲化亦猶是也

又曰季康子所問者三夫子對之言雖異而理則一要不出乎澄源正本而已矣謙齋李氏

丁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夫音扶好下行並去聲）

集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質朴也慮念慮也聞之與達二者相似而實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子張務外夫子已知其發問之意乃反詰

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畏以自牧（河南尹氏曰慮以下人不自矜高也）皆自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色以取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南軒張氏晦菴朱氏天台陳氏曰聞者有意求名而實不副之達者有意務實而名自歸之此二者正相反蓋色取仁而行違則必不能質直好義居之不疑則必不能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此聞達之所以分

又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

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伊川程子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惡並吐得切三聲與字並平聲致堂胡氏

集曰慝字從匿從心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也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晦菴朱氏攻治也忿怒也親謂父母也崇德脩慝辨惑切已之務也樊遲於遊息之時而問乃及此聖人所以善之邢氏琉天台陳氏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朱氏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能辨之於早則不至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成都范氏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

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
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遠並遥遠如字）問知之知並去聲知公
之知平聲鄉去聲陶音

節釋曰愛人仁之用也知人知之用也夫
子因樊遲仁知之問而告以愛人知人此
特言仁知之用爾遲於知人之對而未達
夫知之旨復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是又極言知人之功用也遲猶有疑而
訪之子夏子夏聞夫子之言而有富哉之
歎因即舜湯知人之事以明之言皐陶伊
尹舉於上而不仁者自無所容是知知人
之一事誠知之大者與（龜山楊氏曰舜有
五臣而天下治而獨曰舉皐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
動不犯于有司亦惟皐陶而已不仁者遠其在茲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
辱焉（告工毒切道去聲）

集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
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

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晦菴朱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集曰會聚也輔者左右翼助之意南軒張氏又曰比但切磋之益從容浹洽相觀而善亦是也君子以文會友將以友而輔吾之仁也東萊呂氏節謂君子所以會友責善朋友之道故友所以輔仁

論語集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說卷第七

永嘉　蔡節　編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勞去聲

集曰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先之也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勞之也正己之行而率之之謂先因民之事而勉之之謂勞東溪劉氏先之則民知所從勞之則民知所勸子路猶以爲未足而請益焉故夫子以無倦終之欲其於斯二者持之以久也東谷鄭氏

夷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不能持久故夫子益之以無倦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切舍上聲

節釋曰有司衆職也先有司委任而責成之也過失誤也賢謂有德才謂有能也有司必先之則各知展布而舉其所職矣小過必赦之則各知懲創而效其所長矣賢才必舉之則德者能者集於上而共成其治矣仲弓惟慮無以盡得夫賢才故夫子告以姑自舉其所知則其所不知者人將舉之而不肯舍矣仲弓所言是以一已之所知爲知也夫子所言是以衆人之所知爲知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中並去聲

集曰衛君出公輒也迂謂遠於事情野謂鄙俗 晦菴朱氏 不中謂刑罰失當錯置也苟苟且也 邢氏疏 輒子而崩瞶父父子爭國逆天理亂人倫君臣父子之名不正矣故孔子爲政必以正名爲先子路以爲迂而難行孔子責其識見之鄙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於是歷言名之不可以不正 葉山黃氏 朱氏蓋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龜山楊氏 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

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必從事於刑罰故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其手足矣 成都范氏 東溪劉氏曰孔子爲政不至於興禮樂錯刑罰不止也子路果欲捨正名而爲政其將以立事乎興禮樂乎清刑罰乎名一不正則是數者皆不能以有行也故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其可以苟乎哉 東谷鄭氏 集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其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使夫子當時果爲政於衛其將周旋於蒯聵

輒之間使輒辭位而納蒯聵則輒無拒父之名蒯聵思得罪之由而不受其遜則聵無爭國之醜請命於天子立郢而君之允合國人之情而不廢靈公之命名正而言順矣致堂胡氏黃氏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並去聲夫音扶襁丈切焉於虔切

集曰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老農老圃謂老於爲農圃者襁繈褓爲之以約小兒

於背故曰襁負註疏樊遲蓋欲爲許行之學與民並耕者也然不知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以小人譏之而有及於禮義信之語晦菴朱氏曰農圃小人之事也上之人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所好下之所從也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宜故民心爲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下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國之民四方之人亦將願爲之氓矣其與役心於稼圃

通志堂

所得孰多邪然必俟其出而後言者何也
因其有問也自謂老農老圃之不如則固
已拒之矣遲不知復問慮其終不喻也故
又申言以警之（葉山黃氏南軒張氏龜山楊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
集曰使謂奉命出使也專主也詩本人情
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
失其言温厚和平長於風喻故誦之者必
達於政而能專對也（晦菴朱氏）苟授之以政而
不達是不能有行也使於四方而不能專
對是不能有言也窮經將以致用既不能
行之又不能言之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
爾雖多不足貴也（成都范氏伊川程子）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去聲）
集曰令教令也（何氏註）從違之本不係乎令
係乎吾身之正不正爾（南軒張氏）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集曰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

國是時襄亂政亦相若兄弟之云蓋歎之也晦菴朱氏曰此言魯衛不但爲兄弟之國其政亦兄弟也節

案史記載此語在魯哀公衛出公之年時魯之君不君臣不臣衛之父不父子不子二國之政無大相遠故夫子云然其後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少音小

集曰荊衛公子也居室者處家也邢氏昺疏合者財之聚也完者物之備也美者用之飾也洪氏

也洪氏苟者苟且粗足之謂也平都李氏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必善乎其事者也致堂胡氏然於其合也完也美也而皆曰苟焉其所寓而無容心於其間非賢而能之乎本南軒張氏說凡物欲之移人未嘗不以其漸能戒於始有而不能戒於富有終亦必俟而已矣今每進而未嘗爲之變此所以爲善居室南山王氏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通志堂

集曰孔子之衛冉有爲僕以御車也庶衆也（言人民繁也）加益也（那氏疏）庶矣而不富則無以養民之身故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富矣而不教則無以養民之心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晦菴朱氏）庶矣則富之富矣則教之聖人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有其序也（南軒張氏曰庶矣哉一言人多以爲常談而置之冉有乃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知既庶矣則當富之既富矣則當教之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朞居之切）

集曰苟誠也（那氏疏）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可之辭（晦菴朱氏）朞月而可言綱紀布也三年有成言治功成也（伊川程子）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河南尹氏）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集曰善人爲邦以善化民者也（檗山黃氏）百年相繼而久也（晦菴朱氏）勝殘謂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不用刑殺也（王氏註）積善

人百年涵養之功而後可以勝殘去殺矣
黃氏節謂古有是言夫子引以實之蓋深明
夫爲邦者之不可要近效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集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
一世仁謂風移俗易而天下莫不歸於仁
也此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何
以能致邢氏昺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節謂善人涵養至於百年王者化成又曰必世蓋其化有淺深故其效有遲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集曰政之本在身身正則立矣其身不
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河南尹氏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集曰退朝謂冉有從季氏自魯君之朝而
退也周氏註故以爲季氏之朝鄭氏註謂冉有臣於季氏說節謂卿大夫有家爾李氏魯卿也安得謂之朝邪此必魯君之朝也案左氏傳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季孫使冉求從於朝溝冉有爲季氏家臣固無朝魯君之理然以此考之乃從季氏自魯朝而退也觀有政一言其爲公朝又可知矣

晏晚也以用也邢氏疏節謂大者爲政小者爲事冉有退朝夫子異其晚而問之冉有以有政對夫子不謂之政而謂之事者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夫子嘗爲魯大夫如其有政尚得以與聞之今不得而與聞必其事而已味夫子之言意不但辨政與事之不同蓋亦有所譏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幾並居希切易各

集曰幾近也邢疏氏三桓之僭至定公時極矣四分公室而有之魯君惴惴之心無日不在三桓也以一言而可以興邦喪邦爲問其意深矣夫子知其意則以爲一言之發而邦遽興喪不可若是其近也爲君難

爲臣不易人固有是言也如知爲君之難
也則兢業以持之不敢有玩易之心未有
不自是而興邦者也此其所以爲近也予
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晦菴朱氏曰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人固有是言也如言善而莫之
違則固善矣如言之不善而莫之違則忠
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自
是而喪邦者也此其所以爲近也一言之
美惡邦未必可以遽興喪也而興喪之端
實基於此聖人之言含蓄無弊既曰爲君

難爲臣不易必曰如知爲君之難也而後
以爲幾焉既曰唯其言而莫予違必曰如
不善而莫之違也而後以爲幾焉亦可見
立言之密矣東谷鄭氏晦菴朱氏成都范氏上蔡謝氏南軒張氏永嘉戴氏曰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一順生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衆逆此不可不謹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葉舒涉切說音悅
集曰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
說而後遠者來也晦菴朱氏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集曰莒父魯邑名鄭氏註欲事之速成則反不達見小利而苟就焉則反以害大事矣晦菴朱氏子夏規模近小故夫子告之以此蓋欲務其遠者大者也石林葉氏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葉舒渉切語爲並去聲

集曰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證

謂指其事而實之也邢氏疏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正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晦菴朱氏節謂證父攘羊則有反於天理而非所謂直矣世俗徇於事而昧於理乃指以爲直此夫子所以深辨之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集曰居處平居之時也執事主執其事也與人交際乎人也仁人心也恭敬忠皆此心之存也之往也白石錢氏曰恭見於外敬存於中晦菴朱氏通志堂

節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心無乎而不在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不以之夷狄而棄之則持養既久無少間斷仁其在是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筭也

行已之行如字使弟行並去聲硜苦耕切筲所交切筭悉亂切

集曰果必行也硜硜堅確之意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晦菴朱氏噫心不平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筭數也鄭氏註筭作選顏曰選數也子貢之意蓋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以行已有恥使不辱命此則本立而能達於用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此則本立而未見於用者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則於本於用雖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之事故夫子隨其問而有取焉或問硜硜小人實之事故夫子隨其問而有取焉或問硜硜小人

而亦可爲士何也朱氏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今之從政者蓋如

魯三家之屬其志在於利祿故曰斗筲之人何足筭也子貢之問每下夫子攷以此警之本伊川程子梅菴朱氏說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音絹並

集曰中行者由中道而行也龔氏狂者志願太高而行不掩也狷者執守太固而知未明也聖人本欲得中行者而教之然中

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難事易說者反是君子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己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所以爲難說若小人則徇一己之私而已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所以爲易說

君子不求備於人故使人則器之所以爲易事若小人則責人無已心故使人必求備焉所以爲難事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已矣朱氏曰君子小人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集曰泰安舒也驕矜肆也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滿而氣盈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訥奴骨切

節釋曰剛則彊而不屈龜山楊氏曰剛則不屈於物欲毅南軒張氏曰剛毅木訥言其質也有是質而又從事於學焉然後可以至於仁矣木則樸實東溪劉氏曰樸朴不文之謂木訥則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仁任重道遠貴乎力行非柔懦巧辯者所能也南軒張氏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偲並息茲切怡怡與之切

節釋曰切切者誠意之懇到也偲偲者思慮之詳審也怡怡者意氣之平夷容色之和悅也此皆子路所不足故夫子因其問士而告之復借朋友兄弟以發明其言所謂切切偲偲者若朋友之篤誠意審思慮以相成也所謂怡怡者若兄弟之平意氣和容色以相親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集曰即就也戎兵也包氏註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則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晦菴朱氏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伊川程子然善人教民七年之久而僅曰亦可以即戎言兵之不易也南軒張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集曰以用也民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憲問第十四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集曰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行道以濟時而未免於素餐邦無道不能儉德以避難而未免於苟祿二者均之為可恥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告之以廣其志焉耳晦菴朱氏說

又曰憲問獨不記姓豈自紀其所聞與凡問更端必題其人以別之而克伐怨

欲之問不題則憲之自記明矣 東溪劉氏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集曰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也伐自矜也怨忿恨也欲貪欲也難謂用力之難也憲問有是四者能制之而不行亦可謂之仁否夫子止告之可以爲難而仁則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晦菴朱氏 伊川程子曰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克己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集曰居謂意所便安處 晦菴朱氏 士志於道而已居非所懷也 蘗山黃氏 懷居者志不立矣其何以爲士乎 南軒張氏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並去孫聲

集曰危峻厲也孫和婉也君子介然守道

不渝故其行不以邦之有道無道而改若言則有時而可孫焉南軒張氏有道之時言不危則非所以憂治世而警明主至於無道之時而危言以犯世之所忌則殆矣東溪劉氏危言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言非阿諛也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是也危行所以潔身孫言所以遠害洪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集曰有德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有言自口耳得者徒言而已故不必有德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故必有勇以血氣勝者徒勇而已故不必有仁晦菴朱氏東溪劉氏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通並古活切羿音詣奡五報切湯土浪切

集曰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左氏傳作澆浞之子也盪行也方

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
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
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南軒張氏曰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行事之實也）羿奡以
力而亡禹稷以德而興適足云然其去取
已審矣夫子雖不答可也夏其出也則以
爲君子以爲尚德所以深誅之也（榮山黃氏）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
也（夫音扶）
集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斯須之間心不在

焉則未免爲不仁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
之者深豈復有仁者哉（南軒張氏）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勞平聲）
集曰愛而勞之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
寺之忠也（東坡蘇氏）
爲愛也深矣忠而誨之以規其過則其爲
忠也大矣（東溪劉氏）君子之於人忠愛之情篤
故長善救失之意無窮已焉（南軒張氏）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
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切諶時林切創初亮切論盧昆切）

集曰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爲命謂爲辭命也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討尋究也論講議也修飾謂增損之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向使人執己見自恃其才或損益於一言必以爲歉議不克合其能斷乎夫子於此不獨稱鄭國之能用賢又以見四子能協心以濟公家之事也晦菴朱氏槃山黃氏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駢部田切食音飼

集曰子西楚公子申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註疏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者言也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

僖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咸公奪伯氏食邑三百家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雖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也晦菴朱氏蓋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易而能服伯氏之心難故後言如其仁而此謂之人也石林葉氏

或問管仲子産孰優朱氏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産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門也

陳君舉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

集曰貧逆境無怨則萬宅順境無驕則易白石錢氏富而無驕不矜於外亦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内有所安者不能也南軒張氏勉於其難而不忽於其易則可以處貧富矣晦菴朱氏張氏曰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於外耳又焉能保其中之無怨邪蓋一毫有所不平于其中皆爲怨也故貧無諂易貧無怨難無怨則能樂矣朱氏曰諂之病甚於怨無怨之難則甚於無諂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綽昌約切

集曰公綽魯大夫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優有餘地閑事簡故公綽居之則有餘小國大夫職重事繁故公綽居之則不足（山陽氏曰知之弟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本晦菴朱氏說龜山楊氏曰知公綽之不欲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

聲卞皮變切　要於霄切

集曰成人猶言全人也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莊子魯卞邑大夫言有能兼四子之長知足以明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於外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晦菴朱氏）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也（東谷鄭氏曰以何字觀之必子路之言也）見利思義臨財無苟得也見危授命臨難無

苟免也（河南尹氏之專當死則死之若與彼命然故曰授）久要舊約也（或曰授與也言危難平生之言信義不渝也）（葉山黃氏）此蓋子路自言其善而爲此辭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胡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並於豔切樂音洛）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謚也）

公明賈（姓賈名昭衛人）（疏）

過謂過其實也（文子指文子也）（邢氏）獻謂厭其煩多也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衛人言其不言不笑不取意其必廉靜之士也孔子疑而質之公明賈賈謂告者之言失之過矣文子未嘗不言不笑不取也特是三者各當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然此盛德之至故發而皆中節也文子雖賢疑未及此聖人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曰其然

信其然則美矣曰豈其然乎恐其未能如是爾（本晦菴朱氏說東坡蘇氏曰凡事之因物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要平聲）君吾不信也

集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爲後爲之立後也要有挾而求也（晦菴朱氏曰武仲出奔自邾如防使來告曰紓非敢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睯邑乃立臧）

若非要君者然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後之立非己之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非要君而何魯人從之亦不獲已爾孔子所以正其無上之罪而誅其意也（成都范氏陳山黃氏）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並古穴切）

集曰晉文公名重耳齊威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晦菴朱氏）以春秋温之會及首止之盟觀之可以辨二公之譎正矣晉文公當周室衰

弱之時温之會帥天下諸侯欲以朝王然召王而就之因以示彊大於諸侯上下之分紊亂甚矣是譎而不正也齊威公以惠王嬖於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遂會王世子于首止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爲鄭公義所在惠王不得而私焉是正而不譎也春秋之書蓋亦屬辭比事也觀其曰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直辭書之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婉辭書之亦可以求聖人之意矣（葉山黃氏南軒張氏曰二君功利爲心爲三王之罪人則

同然論其行事有詐之異則晉文固下於齊桓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糾並居黝切召音邵與平聲相並去聲被皮寄切衽如甚切）

集曰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晦菴朱氏）如其通志堂

仁如其所成之仁也再言之者酌之之辭也（白石趙氏）相輔相也霸長也匡正也尊王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諒小信也經縊也匹夫匹婦徒執小信知有死而已莫之知者不知權其輕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朱氏）節謂九合諸侯蓋衣裳之會自魯莊公十五年會鄄至僖公九年會葵丘凡九會是也（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註云魯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寧毋九年會葵丘凡九會始霸也自此至葵丘則為九合會于鄄公傳莊公十五年宋會于鄄公羊僖公九年會葵丘凡九會首止七年會寧毋九年會葵丘凡九會始霸也自此至葵丘則為九合會于鄄公羊僖公九年會葵丘凡九會首止七年會寧毋九年會葵丘凡九會始霸也自此至葵丘則為九合）

子小白公子糾皆襄公庶弟也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公子糾未克而公子小白自莒先入國人立之是為威公使魯殺公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威公以為相公子糾之爭國固不得為是威公之殺公子糾其不仁亦甚矣（春秋魯莊公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

入于齊齊人取于紂之致堂胡氏曰糾不書于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子路與子貢意管仲不死公子糾之難而相威公背死從生不得爲仁也夫子歷言管仲有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功既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皆所以深許之也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夫豈管仲以死而許其功豈非以公子糾未正亦可以無死者與審校其本末夫子所以許管仲者可識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僎士免切）

集曰大夫僎文子家臣公公朝也謚法有以錫民爵位曰文者（註疏）家臣之賢文子引之爲大夫與己同升於公朝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謚之曰文不亦宜乎

子之謚洪氏曰公叔文子衛君特以其修班制交四鄰不辱社稷而謚之曰文夫子乃以大夫僎之同升爲文子之文斯當其實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夫音扶喪去聲）

集曰康子季康子也（晦菴朱氏）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言人才之足恃也以衛靈公之無道得三人者而任之交隣以修好奉先以報本整軍以禦侮相與持危而扶顛其不失國也宜矣（葉山黃氏曰三人者其才皆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也）喪失位也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那疏氏）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作在各切）

集曰作慚也（馬氏註）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晦菴朱氏）此二語夫子譏當時之人好大言而無實用者爾（明道程子）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朝音潮告夫之夫並音扶）

集曰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討

謂討其罪也三子三家也之三子之訓往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當陳成子弒逆之時孔子居魯雖已告老猶沐浴而朝請於哀公以討之然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又不能自命三子詔以大義反使孔子徒告之孔子以爲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非夫子之君命也告三子則是告哀公者矣其不然乎君命也魯之三家即哀公之所謂三子也其不然乎君命也魯之三家即哀公之所謂三子也

子則事必不從然義不可不告也曰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其不可則是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況以君命之重雖欲不告而不可得已其所以警三子者深矣晦庵朱氏蘗山黃氏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集曰犯謂犯顏諫爭晦庵朱氏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在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則誠信充積或不得已而犯之必有以感動也若誠信不足而於事君

之道未盡徒欲以犯顏爲事則鮮味矣以
子路之剛果不患其不能犯也故告之以
勿欺爲主焉（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集曰上達謂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
也下達謂小人徇人欲故日流乎汗下也
（本橫渠張子藍田呂氏說龜山楊氏曰孜孜爲善則爲舜非上達與孜孜爲利則下達與）

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爲並去聲）

集曰爲已欲得之於已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伊川程子）聖人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未有若此之明切者於此辨別而省察之庶乎不昧於所從矣（喉菴朱氏曰古之學者爲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喪已）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蘧音渠使去聲）

集曰伯玉衛大夫姓蘧名瑗（孔氏註）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欲寡其過而未能則其克已常若不及之意

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夫欲寡過而未能非有志於克己者莫知此味也使者言無溢辭而意有餘味

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也 晦菴朱氏曰欲寡過未能乃伯玉克己日新之符著見於外而使者知之難伯玉克己日新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集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于此 成都范氏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集曰位非獨祿位之稱凡思有所止而無所越皆爲不出其位也 南軒張氏曰位身所處之地越所處而思則爲出位矣 勉齋黃氏曰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集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恥其言者常恐不及於行也過其行者常使有餘於言也 晦菴朱氏曰勉齋黃氏曰言易故常恥行難盡故過當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知去聲

集曰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那氏疏）聖人責己所以勉人也（晦菴朱氏節）謂子貢云夫子自言其平日所能行者爾（成都范氏）自道之道言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集曰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晦菴朱氏）賜也賢乎哉以方人爲能也夫我則不暇以治己爲急也二者之得失相去遠矣所擇焉（東谷鄭氏曰學道者汲汲乎身）

所已有暇於品藻乎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節釋曰知不知在人能不能在己己有能則人自知之矣故人之不己知非所患而己之不能則可患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

節釋曰先事而迎之謂逆詐者計之詭者也以意而度之之謂億不信者言之妄者也不逆不億誠也先覺者知也抑反語辭不逆詐不億不信是固誠於待人矣

然苟無先見之明則人之果詐也果不信也吾且受其欺矣故必曰先覺之是賢者以其燭理既盡物無遁情猶鑑明于此而妍醜自不能隱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與平聲）

集曰微生姓畝名（包氏註）栖栖猶依依也爲佞言務爲口給以悅人也疾惡也固執一不通也（晦菴朱氏）畝蓋遺世之士其視夫子轍環天下若栖栖然欲行其說固宜指以爲佞也然道不同不相爲謀故意於世亦固執而不知變爾果孰得孰失乎觀其名夫子而語之夫子卑辭以對蓋亦鄉黨有齒德者然道不同不相爲謀故言疾固以警之（葉山黃氏）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八利切稱平聲）

集曰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邢疏氏）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亦奚足尚哉（河南尹氏）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

以德報德

集曰德謂恩惠也報復也（鄭氏註）以德報怨可謂厚矣然於其所怨者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如是則怨德之報皆有不得其平者故必以直而報怨以德報德而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晦菴朱氏節）謂以直報怨云者亦曰報其所當報者爾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夫音扶

集曰莫我知之歎所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以夫子之聖人何爲而不知之夫子語以不怨天不尤人惟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伊川程子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南軒張氏曰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篤於其在己者而已人雖曰不我知而天則知之也（本南軒張氏橫渠張子說）節謂此亦夫子嘆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

固有感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朝音潮並平聲

集曰公伯寮字子周魯人也子服景伯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憩兼譖意以告以其事告孔子也夫子指季孫而言也肆陳尸也鄭氏曰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孫誅寮邢氏號

與一斷以命公伯寮何所與於其間哉南軒張氏

聖人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公伯寮耳晦菴朱氏

辟音避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集曰辟謂辟而去之也辟世天下無道則隱也辟地去亂國適治邦也辟色禮貌衰則去也辟言有違言則去也晦菴朱氏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明道程子

子曰作者七人矣

集曰李氏曰作起也白石甃氏曰作如見幾而作之作言

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爲誰以上下文推之意其爲隱者而發耳晦菴朱氏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

集曰夜止曰宿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者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言孔子知世之不可爲而強爲之者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轍環天下非不知道之難行而皇皇於斯世者亦以時無不可爲而道亦不可已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荷上聲蕢奇愧切硜苦耕切莫己切揭起例切

集曰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隱士也有心哉擊磬乎謂夫子奚衛用己也鄙小也硜硜堅確之意斯已之已止也深則厲淺則揭廣韻云以衣渡水由膝以上爲厲褰衣渡水由膝以下曰揭此邶風匏有苦葉之詩也人不己知則當己亦猶深則當厲淺則當揭也果者果於忘

世也未無也（晦菴朱氏）夫子皇皇斯世孰爲已知所以轍環天下非得已而不已也心乎生民而已（葉山黃氏）自離世絶物者言世莫知而猶有求者宜其鄙且小也然斂一己以自善恝然棄天下而不顧亦果而已矣非聖人所難也夫子自魯之衛往返以見靈公者四固知靈公無道每遲留而不忍遽絶者亦曰盡吾心焉耳（石林葉氏）又曰人雖不我知在夫子未始忘天下也時雖不可爲在夫子固有爲之之道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薨呼肱切）

集曰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晦菴朱氏）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非所患矣（致堂胡氏）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並去聲）

集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也（上蔡謝氏）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集曰君子之道不越乎修己以敬而已蓋一於篤敬則修己之道盡推之家國以及於天下皆是道也極其至而天地位萬物育況於安人安百姓者乎修己以敬一語言君子之道本諸身理亦無不盡者子路疑其未足則告之以修己以安人安人是已之所推而已又疑其未足則告之以修己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備者而已曰堯舜其猶病諸欲子路無忽於斯也凡覆載之內堯舜固欲己之澤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堯舜之所病也此修己以敬無窮意（南軒張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則百邪息故敬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切）

集曰原壤魯人孔子之故人也夷蹲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幼少也長大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叩擊也脛足骨也（那氏）（疏晦菴朱氏）以杖叩其脛門人所記也猶指其掌之義（岷隱戴氏）禮記載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弗聞而過之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見夫子來夷踞以待之夫子責之以其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因以所曳之杖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陳眉庵）（朱氏）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益者與之聲）（疏那氏）益進也或人

集曰闕黨當考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出入傳賓主之言者也

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夫子言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隨不敢與先生並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乎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非能以求益也是欲速

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也南軒張氏晦菴朱氏

論語集說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